



界岭:幽谷清泉响,一岭通三地

陈培芳

七月初时,还与好友调笑,这眼看着夏季都过了,天气还是如此凉爽,之前早早买来的夏装怕是没机会穿了。不曾想这话说了没几日,暑气便气势汹汹地来了,来得让人无所适从,“要不去找个深山小村玩水?”好友盛情相邀,于是在奉化地图上找了半日,终于确定了目的地——界岭村。

驱车前往,车子越往山里开越凉爽,身旁绿树枝叶繁茂,鸟儿为躲避夏日的炎热,藏身于密林中,时不时地伸出娇小可爱的脑袋,朝着不知名处叫唤几声,又马上缩了脖子,回到自己的阴凉世界。过了几道山岭,山脚下的村落清晰地出现在眼前,鲜少到过这样封闭的深山村落,四周的群山错落有致地矗立着,只留下一个狭小的谷底,小村静卧在群山严严实实的怀抱里。没有高大耸立的牌楼,只有一块巨石卧在村口,上书“界岭村欢迎你”六字,透露着简单纯朴,这里便是此行的目的地了。

小桥、流水,村子飘散出山外水乡的几分风情来,两条溪流穿村而过,给了这个小山村独特的意象。这两条山溪对于界岭村而言,大抵就像长江黄河至于我们中华大地的意义一般,同样是依水而起,同样是顺水穿流,只不过这里更精巧直观并更具诗情画意。

溪流里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子,青的,白的,圆润润的,带着尖角的,随意地躺在溪流里,任溪水从身边、身上流过。溪流不断冲击着沙石,虽然比不过滔滔大江激起千层浪,却也能发出一串接一串的清脆叮咚声,这也算是溪流自己的一种悠然态度。看着这清澈见底的溪流,玩心大起,便脱了鞋,将双脚浸入溪中。双手掬一把溪水,拍在脸上只感觉清凉凉爽,怡人心情。全身的乏意在这一刻便消失不见,只感觉一种清凉之意涌遍全身,不知不觉竟有了些许的惬意,一阵阵凉风吹拂着脸庞,身旁的溪流潺潺地带着我向远方流去。

当然,演绎小村几百年历史的,不是山神云怪的传说和枯树奇崖的故事,而是笨重而辛勤的砍刀、锄头和单调却温馨的炊烟。对于拿着

相机陌生的到访者,这里的人总有一份好奇和探究,但这探究也仅限于眼神而已,保持一定距离地观察着,没有人来打听我们来自何处,更没有人问翻山越岭跑到他们这儿是来干什么的。

村委会就在山溪旁,一幢简单的小楼。进门便看见几位村民围着村主任说事。得知我们来意之后,村主任便介绍起了村子的情况,这里的毛氏先祖由岩头迁来,村里有一座龙池岗庙,山上有古松树群,三四个人环抱不过来,村里原先有造纸厂,因保护环境需要关闭了,现在年轻人都出门了,剩下的都是老年人,靠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……说起村里的事,朴实好客的村主任滔滔不绝,眼中有光。

“卖土豆、洋葱啊……”一辆小货车驶进村子,车上的扩音喇叭打破了小村的宁静,不消一会,几位步履蹒跚的老年人缓缓地家里走了出来,“给我30斤土豆和5斤洋葱。”“好咧,大爷你前面带路,我给你背到家里去。”说话间,商贩已扛着一麻袋土豆,径直跟着大爷回家去了,见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眼里有疑惑,商贩好似习以为常般憨厚地笑了笑。朴实的笑容让人心中不免触动,这本该是一场简单的买卖,却透露出来了令人动容的温情来,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身单力薄的老人家,外来商贩在售卖时自觉提供的送货服务,无疑解决了老人们的一大难题。

房子大多建在溪流边,有的人家房屋虽是老式样,大门却是铝合金的,安装了太阳能,并且有防盗装置,看来小村已经与山外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了。本想着这样一个山乡小村,该留存着不少古建筑,奈何转了一圈,除了那座名为永丰的清代石拱桥外,几乎不见其他,那些风雨飘摇的两层木质结构老屋,大多为民国时期的

建筑风格,心中不免纳闷,无意间在村委会墙角一处瞥见了一个不太显眼的纪念碑,上面刻有一篇名为《英勇的界岭村自卫队简介》的文章:“抗日战争时期,日寇调防部队路经我界岭村时,村自卫队奋起杀敌,凭着支旧劣步枪正面与日军展开激烈斗争,终因武器相差悬殊、寡不敌众未能取胜,但也使其狼狈不堪,四处逃窜,日军最终恼羞成怒实施报复,我界岭村民房几乎被全部烧毁……”原来这个小山村还有一段如此壮烈又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,着实让人意外又敬佩。

“界岭界岭,起床三条岭,要走哪条岭,随你自己认……”在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子内,无论男女老少,都会吟颂村里世代代代流传下来的这首顺口溜,意思是在界岭村四周环绕着寒峰岭、猪头岭、张家岭这三条山岭,分别通往大堰、新昌和岩头,过路人想去哪就得走相应的山岭。光绪《剡源乡志·山类》中也有载:界岭旧系剡源、连山两乡分界。可见这界岭村在旧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交通要塞。

如此,真该庆幸,在这个盛夏幽深的小村里,我读出了溪水的清澈、风起的微凉、夏花的绚烂和那历史的壮丽……而后,盛夏一切辽远而宁静。

小名片

界岭村隶属于溪口镇,位于岩头村南4公里处,全村总户数350户,人口850人,村域面积约7.8平方公里,其中山林7800亩,耕地702亩。界岭旧系剡源、连山两乡分界岭,村名由此而来,村民以毛姓为主,约在清中叶自岩头迁居至此,另有张、王、仇等姓。村民以外出打工为主,另有毛竹、雷竹等经济作物。



旅友视界

家乡有条网红街

南慕容

前段时间,微信朋友圈一则图文并茂的报道很吸睛:奉化滨海有条网红街。点进去一看,蔚蓝的天空,整洁的街道,五彩缤纷的外墙装饰,从仿古木格栅窗口垂下来的绿植和花朵……犹如走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小镇。

这个设计灵感来自意大利五渔村的网红街,便是我的家乡莼湖镇最主要的商业街——直街。第一次去莼湖的人,在游览海景品尝海鲜之余,无不被网红街深深吸引,网红街两旁的商业楼,红橙黄绿蓝,像一只蝴蝶的绚丽多姿的羽翼。

几乎是一夜之间,经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,家乡变得漂亮和整洁多了,这是华丽的、脱胎换骨般的蜕变,多少人日以继夜,为她付出了心血;多少人日夜期盼,当美丽的面纱揭开,还不敢相信变化竟然颠覆想象。如果你开车从金海隧道来,那么从公路两旁就可以感受到“宁波城南滨海会客厅”——莼湖镇的迷人魅力了。金海路、桐冒公路和东环路上随处可见设计新颖、洋溢着浓郁渔文化的景观小品,有些还具有3D视觉效果。经过整治后,全镇新增1400多个车位,且规划整齐,再也不会“海鲜虽好车难停”的感慨。如果你徜徉在莼湖附近的街道巷陌,会被一些展示着“海洋文化”“农耕文化”“养生文化”“蔬菜文化”的墙绘和装饰深深吸引。不妨信步走进一座农家的美丽庭院,水缸里彩绘的几尾栩栩如生的鱼、几件挂在青砖墙上的蓑衣,会勾起你对童年和家乡的深深怀念。夜幕降临,小溪两旁,灯光相映成辉,璀璨的光带绵延几公里,人在桥下过,灯在水中流,晚风吹拂,心旷神怡,是散步的绝佳去处……

网红街的出现,无疑是点睛之笔,毕竟这是人流最为密集的商业中心。依我看,网红街还应包括“老街”。直街是老街的延伸,奉化其他地域的人把莼湖人称做“莼湖街人”,可见当年老街是莼湖的坐标。

老街原有上下两座凉亭,街中心有古方井一口。老街在直街建成前相

故事诞生了。

如果说直街是充满异域风情、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,那么老街就是深藏在岁月深闺里的模样俏丽的小家碧玉。两种文化的对碰、两种风格的衔接,就如同地理上的延伸和依托,如此天衣无缝,相得益彰且毫无违和。如果说老街的怀旧色彩植入、复古记忆重构跟农村老街的改造有异曲同工之妙,那直街借鉴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——意大利五渔村的设计思路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直街很多房子超过二十年,楼宇之间高度和建筑结构并不统一,有些墙面剥落、有些是二三十年前过时的马赛克外墙装饰,土气十足,如果参照其他镇(街道)的整治方案,仅仅在店招、窗台、空调机位上做文章,不过是换一种颜色或造型而已,除了增加一种千篇一律的审美疲劳外,毫无特色可言。幸而,跳脱错落的色彩用视觉上的效果弥补了楼宇间突兀的高低参差感。色彩,当我们一度沉浸在单色或造型的朴素怀旧中,色彩来了,她张开蝴蝶般的翅膀,让几十年的老房子焕然一新,振翅欲飞。色彩,她让一座古老的滨海古镇有了有趣的灵魂,童心焕发,充满对未来无限的期许。

上个周末,十余位同学小聚,不约而同地把地点定在了莼湖,他们都是从朋友圈里得知消息的。“连人民网也转载了,阿拉宁波有条网红街。”其中一位同学是莼湖乡贤,此次特意从杭州过来相聚,他跟我一样,从小在老街长大,说到网红街,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喜悦。

那一天,我们去翡翠湾坐船登岛,体验渔民捕捞生活,又去了附近的万斯同纪念馆、曹氏风筝文化街和吴亮平故居。我们去的村庄水质清澈,环境优美,村村容貌靓丽整



洁、文化底蕴挖掘颇见成效,原来家乡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,不仅仅限于镇中心区域,还辐射到每个村庄。也许我们看到的是几乎一夜之间的美丽神话,但我们知道,这些艰苦卓绝的工作很久之前就从偏僻的农村开始了。“如果时间允许,我还想带你们去参观未来的雕刻文化小镇、宁波湾区智慧文旅小镇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虽然初见成效,但从未停止。”在莼湖镇政府工作的小马同学说。

夜幕降临,我们来到传说中的网红街。几位女同学像斑斓的花蝴蝶穿梭其中,像小时候的美术课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盒,新奇和快乐正充盈着她们的内心,以你无法想象的各种童心未泯的姿势,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拍照,很快这些照片就发到了群里,然后被转发……

街中心有绘着灯塔的巨大墙面,当我们行经灯塔下,忽然有种时光交错的感觉:刚才还在船上,而现在又仿佛乘上了另一艘斑斓的游船,色彩是水,灯塔照耀着我们,游船,你要带我们去哪里?是不远处老街悠远恬静的乡愁记忆,还是家乡魅力无限的发展蓝图?但惊喜总是来得太快,出门一个月,回来后,一个“网红街”的童话

王虎生 摄